

琴台
客來
潘國森

給娟姐的功課

「東方雲雀」是著名國語時代曲演唱家蔡幸娟小姐其中一個外號，這次破天荒的與香港朋友聚餐，蔡幸娟香港歌迷會領導就將活動命名為「東方雲雀詠香江」。他們出錢出力，真是令人敬佩。

娟姐喜歡笑，也喜歡說笑。過去聚會都會應歌迷要求，唱幾句歌，也不管有沒有適當的音樂伴奏。現時有台港日三方代表苦練伴奏，我便笑說，娟姐真好人，大家要在奏樂上面再多加苦功！今回卻婉拒了。看來身體真有點不適，不少會友本已深愛娟姐，知道她為了不讓大家失望，還是堅持要赴約，就更感動了。不過娟姐還是有求必應的黃大仙，這回應歌迷會領導的要求，用粵語宣佈「開飯」。

先前會長曾問我娟姐似金庸小說中的什麼人物，我按娟姐的曲藝答了一大堆不同人物，其中一個是有如《笑傲江湖》的女主角任盈盈彈奏《清心普善咒》給令狐沖聽，娟姐的歌就像任大小姐的琴音，有療傷治病之效。原來也給我說中了！

有一位香港資深「娟迷」聽了娟姐的歌多年，卻未曾識荊。原本正值患病臥床，因為要參加這次聚餐，病況竟然好轉了。剛好趕及在前一日出院，連主診醫生也咄咄稱奇！

過去多次慶生會，各地娟迷送禮甚多。其實娟姐走紅多年，也不缺什麼，如此無止境的收禮，長此下去怕會擺滿一屋，所以年前已明令不再收生日禮物。有沒有辦法送一

份娟姐不能不收的禮物呢？待我好好的想一想。

赴會之前，準備了一份粵語時代曲曲目，因為娟姐曾經應承過將來有機會也唱唱廣東歌。早年娟姐曾經唱過一首粵語的電視劇主題曲，可惜作曲和填詞都不是傳統小調風格，有點浪費了娟姐的曲藝。娟姐冰雪聰明，早年唱過一小段王菲《容易受傷的女人》，粵語時代曲應當難不到她。

香港粵語時代曲從粵曲吸取養分，當然要翻唱當代粵曲子喉兩大唱腔芳腔和女腔創派掌門的首本曲。一是王粵生作曲填詞，花旦王艷芳首唱的《檳城艷》，娟姐在東南亞有很多歌迷，馬來西亞、尤其是檳城的朋友必定真歡。二是王粵生作曲，唐瀛生填詞，紅線女首唱的《紅燭淚》。第三首要能代表香港，就選周璇《夜上海》的粵語版，蘇翁填的詞。第四首是上世紀七十年代麗莎唱到紅遍香港和東南亞的《百花亭之戀》，用《月圓花好》的原曲，娟姐當不會陌生。第五首選影迷公主陳寶珠的《初戀》，用《秋水伊人》的曲，這旋律娟姐也很熟。第六首挑《彩雲追月》，粵語版是芳腔名家崔妙芝首唱。本曲最宜在中秋節唱，而娟姐說過是喜歡秋天。最後還要選一首鄧麗君的《忘記他》。

這份功課會不會太繁重？不要緊，開天殺價嘛！其實娟姐隨便唱一兩首廣東歌大家就會欣然「收貨」了。

（東方雲雀詠香江之二，完）

萃袖
乾坤
余似心

穿鞋的樂與苦

不論身材高矮，女孩子的成長過程都必有這樣的經驗：穿上高跟鞋覺得雙腿長了，走路起來漂亮了，於是蹬着腳掌充滿自信快樂地上街出席宴會，久了雙腿酸痛，撐得好苦，這苦只有自己知，心內發誓不要再自虐了。

過不了多少日子，買的鞋仍選高跟的，墊高的腿總是較漂亮，於是滿心歡喜踏步出門，蹬着行着，痛苦又悄然而至……女孩和高跟鞋就如此微妙地一起成長！

不僅是女士，男士的鞋櫃裡，也有一些穿來不適但真的漂亮，教人難捨難離愛恨交織的鞋子。

當我知道太古地產和英國國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（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, London）合作推出的展覽，取名為《鞋履：樂與苦》（Shoes：Pleasure and Pain），就不期然發出會心微笑。展品來自世界各地超過一百四十雙鞋子，從一三七零年代跨越至今天，當中包括傳奇設計師的作品；世界名人穿過的鞋子；鞋類收藏家的珍品等等。目的就是探討鞋子如何同時帶來痛苦與快樂，從不同角度探討選擇鞋子所反映的人類心理及社會行為。展覽現在上海舉行，然後移

師成都、廣州、北京巡迴展出，明年九月至十月在香港太古廣場展出。原來這不是今個世紀才有的心理交戰，歷史一直在重複，只是不同年代鞋子的設計有異，那份樂與苦不變，很有趣。

鞋類藏品來自全球各地包括歐、亞、非、北美洲和中東，充分表現出設計師和鞋匠的心思。展品分五個主題：改變的力量、地位的象徵、性感的誘惑、創造的產物和痴迷的對象。分類實在有意思，想不到鞋子的象徵意義這麼豐富，帶動衍變的力量，表達個性及展現個人身份。

正如博物館的負責人所說的：「鞋履能跨越地區及文化界限，將世界各地的人聯繫在一起。每人都有屬於自己、載有獨特回憶的鞋子。」你的不同鞋子滿載了你的不同感情？



■Caroline Groves設計，「Parakeet」高跟鞋，英格蘭，2014年Dan Lowe攝影。 作者提供

網人
網事
狸美美

也說「詩與遠方」

今年的國慶與中秋长假共8天，相信很多人都認為是自己的「詩與遠方」，於是便早早地做好各種準備。

據報載，9月30日晚，天安門廣場周邊就有遊客排起了長隊，徹夜等待國慶節天安門廣場的五星紅旗升起。10月1日早晨六時許，當五星紅旗冉冉升起的時候，刺那間也有上萬隻和平鴿放飛藍天。這一刻，大多來自「遠方」的十餘萬觀眾紛紛高舉手機或相機拍照留念。毫無疑問，這難忘的人生一刻就是他們所經歷的「詩與遠方」之一種。

但是，小狸更注意到的是，9月30日晚11時許，在天安門東側的一處安檢口，等待進入廣場的隊伍已經排到了近1公里外的東長安街上。而且，當凌晨1點40分安檢口開始放行時，幾乎所有的人都是「百米衝刺」——是的，誰人不想搶佔一個「詩與遠方」的最佳觀看點呢？由此，我們「觀看」到的是什麼呢？

相似的例子還有很多。例如，到北京的故宮去逛一逛，看一看，肯定是今年的長假期間很多人早已謀定的「詩與遠方」之一。事實也的確如此，據報載，僅10月3日這一天，故宮博物院即接待了來自祖國四面八方及海外的「遠方」客人共8.6萬人。但不同於往年的是，今年雖有這麼多人參觀故宮，卻在故宮

發式
生活
商台DJ余宜強

香港與外國生活的分別

早前聯同在外國生活的家人到日本旅遊，從中我得到一個體會，就是發現住在香港的我及在外國生活的家人，生活習慣總有點分別。

因為每逢到日本旅遊，除了吃喝玩樂之外，購物也是重點之一，但這一次我們一家人去日本旅遊，除了一些時間用來購物之外，亦到了很多從未踏足過的地方，包括：江之島、橫濱。亦因為這次旅遊沒有太大的目的，我便提議帶他們到六本木的美術館參觀。其實自己一向對於美術作品也有興趣，但始終以往到日本旅遊也被「購物」這兩個字吸引了，便沒有刻意的去參觀，但這一次因為我們也想參與其他不同類型的項目，到這些藝術地方看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

但問題便出現了，因為通常到日本旅遊，也只會乘搭交通工具及走路到達目的地。但我發現，經過兩天的行程，我在外國生活的家人覺得每天走這麼多的路很吃力，雖然自己也不是一個經常走很多路的人，但在香港生活比起外國始終也有點不同，所以在整個旅程當中，自己有點不好意思，因為去任何一個地方，也需

要不停走路，而且有些地方的距離很遠，就算乘搭交通工具，也需要再走十多二十分鐘的路才可以到達景點。

就好像有一天，我們選擇到「原宿」這個地方逛街，但通常遊覽完這個區之後，也會繼續以走路方式到另一個區「涉谷」，雖然沿途也有很多東西看，但始終整天不停的走路，自己也感到很吃力，而在外國每天只駕駛汽車代步的他們，更加覺得支持不住，其中就像這一天，本想帶他們到一間在涉谷的餐廳品嚐「雞泡魚」，亦即是日本人稱的「河豚」，結果用上半小時的走路過程之後到達餐廳，才發現沒有空位，結果大家也很失望，好像浪費了很多腳骨力也徒勞無功，那時我也感到很內疚。

經過這個旅程之後我發現，在外國生活的人，因為經常開車，就算原本從一個商場到達另一個商場只需走一點路，但也會開車而不選擇走路去，跟我們香港生活的人，我們每天也可能走上很多路已成習慣，但他們便覺得很辛苦，我相信下一次再跟他們一起到日本旅遊也要想清楚交通上的安排，不然他們可能已經害怕了到這個地方遊覽。

百家廊

雪櫻

人的一生，必然要經歷三種生活。小時候與父母一起，長大後成家立業，等步入晚年，老夫老妻相伴。然而，如果夫妻有一方病逝，另一方如何安度晚年，這也是個問題，我稱之為「第四種生活。」

鄰居魏老伯，老伴突然去世，腦幹出血，緊急送醫院沒有搶救過來。平日裡，洗衣做飯、打理生活，都是老伴包攬，既能幹，又節儉，他是甩手掌櫃。老伴抽身離去，打碎了他的生活，兩個女兒都是高學歷、工作忙，半月回不來一次。剛開始還跑得動、送送飯，終究不能長久。他湊合着過，逢人打哈哈，低頭撿廢品，長長的影子，搖曳着老伴的臉龐，屋門外堆放的方便麵、火腿腸等垃圾，映照出他生活的淒涼。

「再找個老伴多好。」別人的閒話，被他踩在地上，碎成一片發光的玻璃，刺得眼疼。後來，他迷上保健品講座，有講座必去，與說着外地方言的推銷員打成一片。經常碰見他出來接人，二十冒頭的小姑娘，打扮得土里土氣，嘴巴像抹了蜜，「叔叔，你有事就給我打電話！」他不住的點頭，瘦長的身影變得斑駁起來。很快，他的身邊多了個中年女人，一看就是農村人，乾瘦、樸素，帶着幾分廝臘。生活一下子明媚起來，置辦傢具、床上用品，兩人出出入入，回頭率很高，他顯然不適應。有人做飯了，他臉上的兩塊顴骨不再凸着，變得紅潤好看，能夠聽到他哼着小曲，有了伴，家才是家，生活才有了溫度。

可是，沒過多久，好日子就被打碎。小女兒回來，看到這一切，打電話叫來姐姐、姐夫，上演驅逐大戰。「她分明是看上我爸的房產和家產，沒有登記也願意，這裡面肯定有事！」第一次聽見女兒哭泣，「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是和你爸爸真心……」小女兒的銅牙利齒和大女兒的周密策劃，一拍即合。姐夫聽從指揮，找來大車，把女人和鋪蓋送回老家。沒有退路，沒有商量，他沉默，整個樓也都沉寂，一片死寂。這個小插曲，最終以「我都是為了你好」而劃上句號，他沒有發言權，就像被囚禁的犯人，無處傾訴。乒乒乓乓，吡吡嘈嘈，兩個女兒輪流回來做飯，以前都是母親掌勺，她們負責吃，現在只能硬着頭皮做。沒過一個月，兩人先後退

昨日
紀實
陶然

一度，外媒稱中國內地為「自行車王國」，因為在內地，自行車曾經一度風行。

實際上，那個時候，至少在北京，大人幾乎都擁有一部自行車代步。哪像現在，出門不是私家車就是的士，連公共汽車也懶得搭了。每個街頭，都是自行車的天下，特別是春天，騎着自行車，十分自由，想去哪兒就去哪兒。我曾經迎着春風，馳在長安街上，柳絮漫天飛揚，迎面而來。有一個晚上，沒有點燈，在人民大會堂前給警員截住，下車推着走了事。我想起在萬隆時，也是騎自行車沒點燈，給警員截停，喝斥之外，一把將自行車輪胎的氣門拔掉，叫我再不能偷着再騎了。

可是變幻才是永恒。如今回北京，昔日的自行車潮不復再見；而到萬隆，人人也都是私家車出行。萬隆人說，如今出門，騎自行車不安全。我在那裡的時候，上學放學，都是各自騎自行車；沒聽說有什麼危險。但也有意外的時候，有一天傍晚放學，下着熱帶毛毛雨，我和阿堯騎着自行車，沿「亞非大街」往回趕，街上寂靜無人，突然有兩個飛仔，飛奔而至，攔

大地
遊走
錢永廣

母親吃飯不上桌

假日裡，我和姐姐、弟弟約定，一同帶着家人回到農村老家看看母親。母親已是75歲的人了，當得知我們準備回老家看她後，她立即去到集鎮上採購了雞、鴨、魚肉。因為母親已經習慣，我和姐姐、弟弟約定一起回家，一定是想吃她親手燒的飯菜了。母親雖然已是古稀之年，但是她燒飯的廚藝，仍是一流。特別是她做的紅燒魚，常常吃得我們回味無窮，直呼過癮。

知道母親上了年紀，每當她在廚房勞作時，我們總想去幫她一把。可每次，母親總是嫌我們礙手礙腳，還說有我們來當助手，那紅燒魚的味道就變了。其實我們知道母親，她是想讓我們去院內聊聊天，她是擔心廚房裡的油煙把我們給噏了。

雖說做一桌飯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是因為母親做飯的動作十分麻利，常常一兩個小時不到，她的幾個拿手菜便可以上桌。可是奇怪的是，當我們每個人都在桌邊坐定，飯菜上齊後，哪怕有空座位，母親也從不坐下來，和我們一起吃飯。當我們在桌上風捲殘雲時，這個時候的母親，常常是站在一邊，一邊看我們吃得津津有味，一邊詢問我們菜的味道如何，口感怎樣。當大家一起嘖嘖稱讚母親的廚藝時，母親的眉宇間全是幸福滿足的笑。這個時候，我們會突然想到勞累了半天的母親，趕緊招呼母親過來一起吃。可每次，她總說：「我不喜歡在桌上吃，你們先吃。」

「不喜歡在桌上吃」，母親的這句話，讓我生出萬分感慨。從小到今，我的耳朵早習慣了母親的這一句話。多少年來，無論我們怎麼勸說，她總是執拗地堅持不與我們同桌吃飯。每一次，她總是堅持等我們吃完，剩菜端回廚房後，她才願意吃飯。那天中午，當我們回到家，我們正準備吃飯，這時我的表哥一家也趕過來了。由於陡然增加了人，母親做的飯菜被我們吃清光了。當母親來收拾碗筷，我們才想起還未吃飯的母親。一向自稱不喜歡在桌上吃飯的母親，此時連剩菜也沒有了。當我在廚房看見母親用白開水泡飯時，母親不自然地说：「我不喜歡在桌上吃，再說，今天我的胃口不好，只想吃白開水泡飯。」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母親這麼多年來，為什麼總說她不喜歡在桌上吃的原因。

母親雖然年紀愈來愈大，但只要我們在家，母親吃飯不上桌的習慣，一直未變。這個習慣的背後，飽含了母親對我們太多的愛，並讓我們感受到母愛的溫暖和深沉。

第四種生活

場，又剩下他自己，和空曠而孤獨的房子，連個回響也沒有，他自言自語。

有一段時間，魏老伯的手機變得忙起來，年過七旬的他不停地接電話、打電話，好像聯繫業務，後來才明白，所謂「業務」，是通過婚介找老伴。新來的老伴，本地人，愛打扮，妝容艷，看上去要比他年輕十多歲，而且是自來熟，逢人便打招呼，很不介意，反倒讓鄰居頓覺尷尬。她變着花樣給他做飯，一日三餐，從不重樣。她尊重他的生活習慣，知道他摳門、小氣，都是花自己的錢，她態度明確，「我自己剛買了一套大房子，他的財產我一點不要。我和他就是做個伴！」她竹筒倒豆子般的傾訴，叫人半信半疑，好在，他的女兒這次沒有反對。有人比較好奇，「你們怎麼認識的？」「他以前是我的老師，我是他的學生，我們在公交車上遇見。」倘若如是所說，這豈不是老年版的師生戀？沒人多問，畢竟，兩人走到一起就是緣，他的第四種生活，沒有落單，這就是幸福吧。

當人老了，胳膊腿還能動，沒有失智、失能，生活便會存在多種選項和可能。患病，癱瘓，需要他人照顧，第四種生活就會蒙上一層荒謬，沒有體面可言。有個房客叫張一肖，他的鄰居鍾師傅，四十多歲，臉色很難看，白得像銀頭，不，像花卷，因為他皺紋很多，又寬又深，縱橫交錯，把一張臉切成無數塊裂而不散的碎片。接觸後他了解到，鍾師傅臉色怪異，因為家中有個接近彌留之際的病人，每隔個把鐘頭就會用非人的聲音喊上一陣。他給鍾師傅送去一些紙尿褲，朋友代銷，這樣就有了情感聯結。一天下班回來，他看到單元門外擺着花圈，敬輓前面都寫着「鍾」，不用猜，是老人病故了，但病人發出的聲音還在，他又詫異又驚恐，鍾師傅托盤而出，告訴他真相：三年前，母親腦梗住院，同病室一老頭，也是腦梗，雙方家屬經常讓他倆比賽，鍛煉語言能力。

出院時老頭非要跟他的母親住一起。他的兒子與他商量，令他讓理費，鍾師傅10多年前從工廠買斷，弟弟出錢，他負責照顧。就這樣，同時照顧兩病人。沒想到給了三次錢後，老頭兒子玩起了失蹤，他不能把老頭扔了不管，母親走了，現在只剩他了。張一

肖非常同情，又訂購了一些尿不濕，他執意不要錢，「我只是希望將來我能不用尿不濕。」母親病逝的消息，鍾師傅一直向弟弟隱瞞，如果弟弟知道，他會停止支付贍養費，還會把這房子賣掉。弟弟曾買來一瓶安眠藥，讓母親服下，他沒同意。正當他想着怎麼對付弟弟時，張一肖的母親在麻將桌上突發腦梗，半邊身子癱瘓。他與鍾師傅商量，把母親接過來，有償請他照顧，洗頭洗澡的事情他自己來。鍾師傅沒有拒絕，但提出幾個要求：費用問題，不負責銀藥，她死了不能說我照顧不好，再就是提供至少兩個親戚的聯繫方式，以避免重蹈覆轍那個老頭的困境，而且要收押金。

張一肖直說自己不是那種人，鍾師傅回答說：「消失的那個傢伙，託付給我的時候還給我下過跪呢，有什麼用？人是最沒意思的東西，我自己也是，我自認為是個孝子，結果呢？我母親長褥瘡的時候，不瞞你說我罵過她，還不止一次，我問她為什麼還不死，為什麼不一口咬斷自己的舌頭去見我父親，她後來真的咬傷了自己的舌頭。人真的就是這麼個沒意思的東西。」

臨近春節，弟弟來看母親，張一肖母親被當做替節品，鍾師傅蒙混過關，並拿到兩個月的贍養費。晚上，張一肖給母親洗澡、換新衣，他提出也給老頭洗澡。鍾師傅有些猶豫，說每天都用酒精給老頭擦背，老人渾身的油膩露出破綻，就在這時，從老人上衣口袋裡意外發現一張銀行卡，「他大概猜到你不會給他洗澡，所以故意把銀行卡藏在這裡。」猜密碼，去查賬，鍾師傅的臉色大變，不再寡白，而是白裡透紅，兩頰處甚至有點緋緋的感覺。

這個故事出自姚鄂梅的小說《母親大人》。書中有一句話，「人一老，就是垃圾」，深深刺痛着我的心，也發人深省。老，這個字叫人生厭，卻又不得不直面，老人的生活就是社會的多稜鏡，也是人性的試金石。不管怎樣，老齡化社會已經提前到來，第四種生活，已經擺在我們的面前，很多老人正在掙扎中艱難選擇，然後轉身，投下孤獨的影子，沒有一點聲音。我們該怎樣接納，關係着心底那個大寫的「孝」，更關乎着我們未來的路或餘生怎麼走。

自行車王國

在北京，一直到自行車在文革中給人竊走，無車可騎了才罷手。那年去泉州，曾與詩人蔡其矯從華僑大廈出發，一直騎到晉江的圓阪村他家，喝了一杯茶。今年二月，又再去那裡，為參加「蔡其矯詩歌研究會」成立掛牌儀式。可是蔡其矯已經離去十年了！

自從移居香港後，我再也沒有騎過自行車了。在香港，不是沒有人騎，但絕少。大概是車多路窄，騎自行車危險吧！但在郊區單車徑上，也不是沒有人騎，那又是另一回事了，自行車已不是作為運輸工具，而是變身成為少男少女和小孩子們運動娛樂的對象了。



■北京街頭擺放好多自行車。 網上圖片